



情逸 通識

College of
General Education

第十三期
2020.12

學院 新登場

明秀書院百業鮮師領航講座 對全校學生開放的優質講座

通識學院劉炯朗院長

在108年學度科技大學的校務評鑑中，由通識學院所主持的明秀書院教育受到了評鑑委員的肯定，而評鑑委員也建議，像書院這種優質的課程與活動，如果能開放給更多的學生參與，那麼將會更多的學生受益並且得到成長。因此，從109學年度起，學院開辦了「明秀書院百業鮮師領航講座」，這一系列的講座活動，不僅得到了學校的支持，同時也得到明秀圖書基金會的補助。在連續五場的講座活動之後，我們從同學的學習單以及同學所寄來的EMAIL得到了滿滿的肯定與感謝。下學期，我們將延續這學期的情形，持續舉辦優質的講座，想上課的同學，可以上教務處的教學分網站，搜尋「明秀書院百業鮮師領航講座」，精彩的講座內容，請大家拭目以待，並請熱情參與。

「明秀書院百業鮮師領航講座」最主要是邀請各行各業領域的專家，分享他們在該領域奮鬥與執業的過程中，他們是以什麼樣鮮活的核心价值观或觀念，帶領企業邁向高峯，或是在發展過程中遇到困難或關鍵轉彎的時刻，他們又以什麼策略或方法化腐朽為鮮明……，是一場又一場充滿智慧與生命力的演講，雖然成功無法複製，但追求夢想實現的精神可以效法；也許失敗無可避免，但從挫折中再度站起的勇氣值得學習。

本學期我們邀請了成績輝煌的王國雄董事長（也是前王品集團副董事長），為同學們講課「一杯咖啡為一口井注入靈魂」，告訴同學：他是如何以商業模式來經營社會企業，於創造盈利的同時盡應社會責任；第二場則邀請了我們的傑出校友，同時也是台灣家鄉的成員之一，嚴維精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以「守護國家該所無畏的萬眾與利益——工具機產業的融合」為題，在新冠肺炎蔓延全世界的今日，進行了一場緊貼近世代的演說，同時講者本身的創業奮鬥，也衝激了許多學弟妹；第三場則邀請了美祥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苑總經理，以「國機國產」為題，在其機時常國際台灣領空的今日，也告訴同學，這飛機社會是什麼人才都需要，鼓勵同學只要不怕吃苦，都可以加入他們的行列；第四場則是邀請了全健動物連鎖醫院的陳進本執行長，以「一瞬的熱情與長久的守護——人與小孩之間」為題講述了他的行業，陳執行長不僅是優秀的獸醫，還充實了貴族藝術氣息，在演講的

進行中還拉了小提琴，給了同學一場充滿藝術人文氣息的美景；最後還舉行了行政院農業政策委員，以「開放政府與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的意義與趨勢」為題進行演講。但他開放的授課方式，以及他的快活精神，早已超越議題，風靡全場，最後同學像蝗蟲一樣地湧著與他合照。

同學畢業後，進入業界工作，能獨立思考以及有好的態度最為重要，109年11月6日，科技大老張忠謀先生在中南大學暨湖南大學的年度聚會時以「我投通識教育一票」為題發表演講，讚賞了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對其心靈的啟發，並且，張忠謀先生也在他的自傳中形容精進大學的通識教育是「可帶走的財富」。在大學工讀生的形勢越來越強的今天，我們還是希望大學還能保有一塊「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去功利主義清淨聖地。而「明秀書院百業鮮師領航講座」的每一場演講，也都在朝著這個方向而努力，期望那是一種又一個激盪心靈、感動人心的精神盛宴。



通識 典範錄

2020年是全球開戰的一年，令人敬佩的前清華大學劉炯朗校長不幸於11月7日與世長辭，令人不禁唏噓！

劉校長僅有一面之緣，雖「不」，是只有一看之見，談不到談，那是民國101年政治大學舉辦國際研討會，當時正在場演講的「明秀書院」，因此前往取經，了解當屆國內三所知名書院，包括清華大學的「讀書學院」、政治大學的「政大書院」和東海大學「博雅書院」的理念與運作。劉校長是東海大學「博雅書院」創辦之初的第一任書院長，當時聽他述說著「博雅書院」的規畫過程與書院生的學習情形，就一心膺任之，尤其甚至多次也與一位應屆畢業的東海書院生在臺北車站不期而遇，那位書院生驚喜地告訴劉校長，她剛錄取了一家公司，原因之一是因為主管對於她在「博雅書院」的學習歷程相當欣賞，這故事便激發了「明秀書院」的決心更加堅定。

劉校長於1962年取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專長在電腦設計與工程，曾分別在麻省理工學院與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任教三十多年，也曾任聖約翰大學書院校區副校長，1998放棄美國高薪返臺擔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雖然也是不折不扣的科技人，但是他的人道關懷，讓他與眾不同。甫上任清華大學校長不久，校園資訊中心就發生因網路斷線的機房事件，震驚社會，但劉校長第一次探訪當事人就和她說：「她是清大的學生，不管如何，她都是清大的學生。」，四年之後劉校長在卸任之前，再次前往探訪當事人，送她厚厚的十本科技、人文和傳記圖書，當事人痛哭失聲，不斷點頭，承諾會改善努力上進，卸任前仍不忘關懷這位被媒體形容為冷血的學生，此舉令人動容。

即使卸任校長一職，劉校長仍不斷進修寫文章、演講，主持國際研討會傳達他的理念，他從不講大道理，反而是以科技與人文兼具的筆觸與口吻默默傳達令人深省的人生哲理，在〈許地球一個美好未來〉這篇文章中，除了透過許多數據與事例提醒地球永續發展的重要性，更以前來面前（前未從疑）裡所說的「取之無窮，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做為開端，提醒世人，在〈時間是圓的〉中，從〈蒙田所坦承的夢〉這本小說，談時間與空間的關係，再談到科學家與文學家往往有著類似

的想像，譬如十九世紀出版的英國小說《李伯大夢》，書中主角有一天在野外與一群異人遇經三週之後在樹下小憩片刻，醒之後卻發現已經過了20年，接著引用中國古代成語「山中無七日，世上已千年」並與典故以為對照，原來是出自東晉葛洪的《抱朴子》中所記載：

『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對弈，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柯已爛朽，遂歸，鄉里已非矣。』

只是看一局棋，伐木的斧頭竟已朽爛，鄉里人事已非，如此旁敲側引，非厚實人文底蘊無以發之。

劉校長擅於科技與人文之間的學習與思辯不禁讓我想起美國的史諾博士，史諾是位物理化學家，但熱愛文學，也是位小說家，不過他最膾炙人口的還是《兩種文化》這本書，引發史諾與這本書的動機在於，他與劍橋大學教授在例行的晚餐會談中發現許多人文學者對於一些科學家從末論證哥白尼的著作表現出一種不可置信的態度，彷彿科學家相當無知，因此有一次他問一群人文學者：「誰能夠解釋物理學第二定律？」同樣地，對方啞口無言。《兩種文化》的重點在於點出科技與人文中間存在著一道無形卻難以跨越的鴻溝，雙方始終無法欣賞彼此的專業，雖然不甚精確，但大致上我們可以說，人文學者的訓練偏向能夠再轉發現問題，而科技學者則較著重於解決問題，前者需要發散思考，後者強調收斂思考，不同思考模式有時導致兩者難以溝通對話，尤其工業革命之後，科技變成世之強學，人文意識始終「賤而不重」，「筆落之下，遂棄往實用主義權利，因此人文對科技也產生一種「重而不重」的態度，由於史諾歸類科技與人文兩端，又曾任職政府部門和兼任民間企業顧問，深刻不同領域、階層與立場之間對事情往往有不同的認知方式，處理事情與決策判斷時也經常在應有的良知與固有的人性間不斷地掙扎和衝突，所以不論是文學作品或是社會批判的文章，不時觸動隱藏在人們內心中原樣矛盾與敏銳的神經。

繼《兩種文化》出版已經50年，我們可以發現科技與人文的界線仍然分明，即使二十一世紀之後科技發展已進入人類史上的巔峰，科技發展所引發的問題已非科技所能單獨解決，例如倫理與動物倫理的問題，和人工智能的倫理與法律問題，都不是在實驗室內和電腦面前就能處理，人所導致問題，也無法單靠資訊科技，目前冠狀肺炎病毒蔓延，科技還束手無策之際，人性的「道德自律」才是一良藥，所以我們大學的任務不應仍著眼於培養一個個的「科技」或是「人文」專才，而是一批能夠共同合作與團隊協同思考

的人才，不僅能夠在問題發生之前事先發現問題，同時也能在問題發生之後一起尋求解決問題之選。

劉校長逝世之後不少單位舉辦追思活動儀式，但據聞家人低調，不願勞師動眾，所以本文在此也不高調地附上劉校長照片，大家可以點擊谷歌大神，上網一掃劉校長「目光炯炯，神情朗朗」的英姿。

在民國初年高居強調實用主義、職業化教育的氛圍下，不論東、西方教育或大學院校，均有懷迷意識，致力推動通識教育者，也因此才有吾人今日可見之豐富且深厚的文化成果，現今吾吾，或許現在正是重新審思通識教育及其發展的關鍵時刻。

服務 鹹酸甜

社團法人屏東縣殘障服務協會

資策系 沈柏勳

很久沒有回來了，這次精華服務的名義，能夠回來家鄉，也算是一個機會，再以前，高中的時候，本來也都是參加一些興趣類型的社團，雖然能夠跟同興趣的朋友一起活動，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不過，有時候總是會覺得，缺少了些什麼。

直到有一次因為社團之下，去旁觀了一個服務性的社團，讓我體驗了一下，這些服務性社團的工作內容，還不了解的時候，原本只是以為是幫忙打掃、整理環境之類的，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直到後來真正的進入社團活動之後，讓我體會到了，其實，並不是這麼簡單，在平時，我們總是時常接受別人的幫助，無論幫助我們的人，是不是出於有目的性，但是我們接受別人的幫助是事實，或許有些人會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但也有可能，其實有些人是犧牲自己的權利來幫助我們，所以我認為，如果有機會的話，要能夠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這次因為這個機會，回來家鄉幫忙服務，讓我能夠再一次的想起，以前那種幫助別人的快樂，或許那些人並不一定會記得是誰幫助了他們，又或許他們並沒有對我們道聲謝謝，不過，我認為這些行為，都是一種回饋社會的行為；有些人回饋社會是興趣，有些人是出力，而他們，正是屬於那些出力的人，而這種行為我認為比那種更為有幫助，俗話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能夠使別人自食其力，或是給予實質的幫助，將會更有意義。

